

生命，絲微 樂得

那一天，天未亮。帶了新鮮的白色金魚草，要越過橫互的山。就在山的那一邊，一位安安靜靜的人。他，安安靜靜地看了世界一百年。那一天，他高興我們來到，靜謐的龐上幾度綻放。沒有聲音又極具震撼，那揚起的月彎兒，令人捨不得移開目光。不禁揣想，月彎兒想什麼。

出家未久，有幾次幸運的因緣能禮拜導師座下，瞻仰導師德光。

導師因身體狀況不是很好，已經不做開示。雖然無法聽見他法語薰薰，總能見老人家的燦爛笑容。

就在佛前，導師坐在椅上，我們這一群年輕尼僧如孩子看著爺爺般，紛紛圍坐在導師四周。

向前，再驅向前！大家仰著頭，半傾著身，彷彿要接著導師即將拋出的珍珠似的。孩子心中滿溢尊敬地望著導師，導師欣喜佛法在年輕的生命誕揚。很奇妙地，那祝福與加持似的笑容，雖無語，卻也讓孩子的心更飽滿與溫暖。遊心法海數十年、著作等身的長者，走過滔滔史流，現在眼前的竟也只是那份笑容，容受一切、滿足、知味的笑容。空氣中流盪一陣喜悅的默然，無聲，卻早已有最大的迴響。

這幾天，透過電視媒體的追思報導，拿著相機紀錄網路不斷直播放送導師的形貌、導師的法語。導師在《平凡的一生》中為自己的人生做了這樣的註腳：「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葉，向前流去，流去。忽而停滯，又忽而團團轉。有時激起了浪花，為浪花所掩蓋，而又平靜了，還是那樣的流去。為甚麼會這樣？不但落葉不明白，落葉那樣的自己也不太明白。只覺得——有些是當時發覺，有些是事後發現，自